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一一二號

據清潘守廉纂清光緒三十年石印本 影印

河南省

南陽縣
南陽府

戶口地土物產畜牧表圖說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7590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八月臺一版

南陽府
南陽縣
戶口地土物產畜牧表圖說

定價：新台幣一六〇元正

發行人：黃 成 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 文 出 版 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 大 印 製 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應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蹉跎，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志，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實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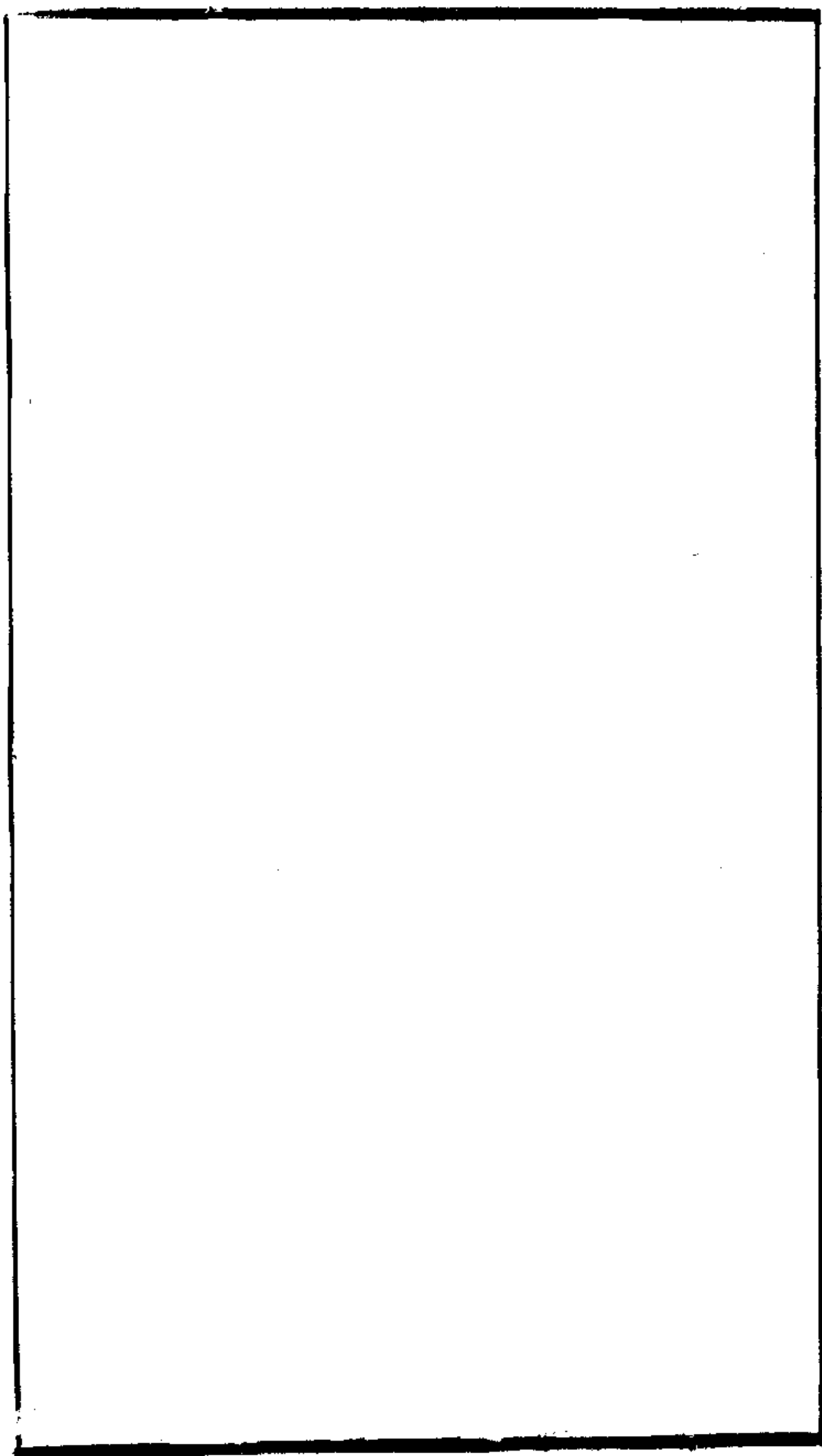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南陽府南陽縣戶口地土物產畜牧表

分 保戶口	城關九保 水道南通 襄陽陸道 北通裕州南通新 野居民共七十七 百九十一戶鋪戶 一百二十五家生 業以絲洋藥為大 宗居民多繅絲器 物有山絲紬捻線 緞獨山玉器東關
分 保地土	上地五十頃有奇附 南北西三郭土色 黃性潤宜五穀諸 木城內有明王府 假山金石不宜種 植
全 境物產	糧食類 麥 熟年每畝約收三 斗每斗三十四斤 境內約歲獲二十 萬石 大麥 熟年每畝約收 四斗每斗二十 五斤境內約歲獲 三千石有奇
全 境畜牧	獸類 專記家畜 牛 有水牛少 驢 豬 羊 山羊眠羊二種

糧行為境內糧食
所聚會絲釐局洋
藥釐局各一在南
關小學堂一在城
內學生三十六人
蒙養學堂四在四
關學生共八十人
義學一在城內學
生三十人

東萊園保

小村二十
一居民共

三百七十七戶附
城東郭無集鎮居
民多操農業間植
菜蔬並無著名器

上地五十五頃二十
畝有奇土色黃性
潤宜五穀諸木
中地三十五頃三十
畝有奇土色黃扶
沙性微燥穀宜五

玉麥

熟年每畝約收
四斗每斗三十

三斤境內約歲獲
千石有奇

蕎麥

性寒既穫之後
其地次年稼不

暢茂故土人遇秋
稼不熟則種之歲
穫無常數

稻

熟年每畝約收六
斗每斗帶稈二十

四斤境內約歲獲
五千餘石

蜀秫

土人謂之枸秫
熟年每畝約收

犬

有細犬少

馬

右五種最多

驃

右二種次多

野獸類

凡未經見者
不錄

狼

出西北山秋稼盛
時野田間有之

兔

野上毫可製筆有
家飼種甚少其

毫無用

物

東曹店保

大村六小
村二十六

居民共五百二十

五戶無集鎮居民

多操農業並無著

名器物

種木宜椿榆棗柳

上地二百二十頃零

一十五畝餘土色

黃性潤宜五穀諸

木

中地三頃有奇土色

黃挾沙性微燥穀

宜五種木宜椿榆

槐

下地二十二頃三十

畝有奇穀宜蜀秫

木宜椿桐有二龍

山沙體不宜種植

中地四百一十五頃

有奇土色黑間黃

五斗每斗三十斤

境內約歲穫十萬

石有奇

土人謂之包

穀熟年每畝

約收四斗每斗三

十一斤境內約歲

穫十萬石有奇

土人謂之穀子熟

年每畝約收五斗

每斗三十斤境內

約歲穫十一萬石

有奇

熟年每畝約收

四斗每斗三十

狐各山多有平地尚

少

出叢莽平地間

有毫可製筆

右四種最多

出西北山不如狼

多

土人名為野貓

狸

首形類狗俗名狗

獾

俗名野豬生育

甚多豹常食其

子故少

大姑塚保

大村二小
村六十三

居民共九百二十
 六戶有大姑塚程
 官營集鎮二處鋪
 戶共三十五家生
 業以糧食為大宗
 居民多操農業並
 無著名器物程官
 營係新野通衢距
 城二十里大姑塚
 係唐縣通衢距城
 三十里

性微濕穀宜蜀秫
 豆木宜椿榆
 下地五十一頃一十
 畝餘穀宜薯豆木
 宜椿柳
 中地五百八十頃零
 九畝有奇土色兼
 黃黑性燥濕不均
 穀宜蜀秫豆木宜

五斤境內約歲穫
 十萬石有奇有輸
 出
 黑豆 熟年每畝約收
 五斗每斗三十
 五斤境內約歲穫
 六萬石有奇
 菜豆 熟年每畝約收
 三斗每斗三十
 五斤境內約歲穫
 七千石有奇
 豌豆 熟年每畝約收
 三斗每斗三十
 五斤境內約歲穫
 一萬八千石有奇

羚羊
 白鼠
 右六種偶見
 禽類 專記家畜
 雞
 鴨
 鵞
 右二種最多

一處鋪戶二十五
家生業以糧食為
大宗居民多操農
業並無著名器物
雙橋鋪係唐縣通
衢距城十四里
柏樹墳保大村三小
村五十五
居民共八百九十
七戶有柏樹墳集
鎮一處鋪戶一十
五家生業以糧食
為大宗居民多操
農業並無著名器
物柏樹墳係賒旂

椿榆
下地五十頃零八十
畝有奇穀宜玉蜀
黍著木宜椿桐
中地二百六十頃零
五畝有奇土色兼
青黑性微濕穀宜
粟豆木宜椿榆
下地二百一十頃有
奇穀宜玉蜀黍著
木宜椿柳

蠶豆 稀種
江豆 稀種
扁豆 土人謂之雞蟲
豆歲獲無常數
黍 土人不食其實但
取穗結為帚
稷 不多見
脂麻 熟年每畝約收
二斗每斗三十
斤境內約歲獲二
萬餘石有輸出行
銷漢口

鷓鴣 右二種次多
野禽類 凡未嘗見者
不錄
雉
竹雞 以上出西北各
山叢林
鷺
鳬
鷺 以上見白水側

店通衢距城三十

五里

賒店

東三保 大村四
西三保 小村三

十八居民共四千

八百八十三戶有

賒店集鎮一處鋪

戶一百三十三家

生業以茶葉雜貨

過站為大宗居民

多操農業間製線

賒店距城九十

里通唐縣水道

東南泰山廟保

大村九小

上地二百五十頃有

奇土色黃性潤宜

五穀諸木

中地二百頃零一十

五畝有奇土色兼

黃黑性微濕穀宜

蜀梳豆木宜椿榆

杏柳

下地九十一頃零三

畝有奇穀宜玉蜀

泰木宜椿枸

中地五百五十一頃

有奇土色黑開黃

薯

紅白二種熟年每畝約收四百斤境

內約歲穫二百餘

萬斤

林木類

椿

紅白二種亦有香椿其葉可食

榆

皮可為香料輸出以上各村皆有

桐

土人別於梧桐名為毛桐

柳

植沙岸者較盛

鷹

鸛

燕

鷗

雁

鶉

黃鵠

牛

大與鶉等夜以喙著地而鳴如

農業並無著名器	無大宗居民多操	處舖戶七家生業	有玉皇廟集鎮一	民共八百零九戶	玉皇廟保	大村二十居	距城三十五里	著名器物禹王店	民多操農業並無	以糧食為大宗居	鋪戶十一家生業	禹王店集鎮一處	三千七百二戶有	村七十三居民共
宜椿楊	穀宜脂麻諸豆木	色兼紫黑性微濕	中地一百頃有奇土	穀諸木	土色黃性潤宜五	上地九十六頃有奇	性粘結穀宜麥豆	木宜椿榆柳	下地二十頃有奇穀	宜玉蜀黍薯木宜	椿桐	宜玉蜀黍薯木宜	下地二十頃有奇穀	性粘結穀宜麥豆
枸	柅柳	柅柳	柅柳	柅柳	柅柳	柅柳	柅柳	柅柳	柅柳	柅柳	柅柳	柅柳	柅柳	柅柳
鶴	鶴	戴勝	戴勝	戴勝	戴勝	戴勝	戴勝	戴勝	戴勝	戴勝	戴勝	戴勝	戴勝	戴勝

物玉皇廟係新野
通衢距城二十里

下地一百七十八頃

零三畝餘穀宜薯

木宜椿柳

中地二百五十頃有

奇土色黑性微濕

穀宜蜀黍豆木宜

椿榆

下地二百二十五頃

有奇穀宜豆薯木

宜椿棟榆楊

名器物金花鎮距

城六十里

中火燒廟保

大村二
小村八

十二居民共二千

中地四百八十頃零

五畝有奇土色黑

性濕穀宜蜀黍木

楸

唯西北山有

松

柏

刺柏

橡

實穀有黑質可以

榲

宜養山蠶

棟

右十二種次多

鴛鴦

以上見白水側

白燕

俗名雪燕合下
二種土人間有

飼養

畫眉

鴉

伯勞

子規

右八種偶見

岳廟坡保 大村一小 村二十八	一百六十戶有大 燒廟集鎮一處鋪 戶七家生業無大 宗居民多操農業 並無著名器物火 燒廟距城六十里	下火燒廟保 大村四 小村四	十三居民共五百 八十七戶無集鎮 居民多操農業並 無著名器物				
上地二百九十六頃 有奇土色黃性潤	宜椿槐杏柳 下地二百三十頃有 奇穀宜薯豆木宜 椿桐	中地二百三十七頃 有奇土色黑性濕 穀宜玉蜀黍木宜 椿榆	下地八十六頃八十 畝餘穀宜薯豆木 宜椿桐				
烏桕 葉有黑質可以 染	柟	棉 其皮為杜仲入藥 品	荆	楓	柘	棠棣	
牛筋 可造繩合下五 種俱敷境內用 無輸出	豬鬃 以上俱售洋人 不多	鶴毛	羊皮 約一千餘張以 上俱行銷漢口	牛皮 約三千張	類 齒無珍物不錄	羽毛齒革造成貨物	

民多操農業開製	以糧食為大宗居	戶三十一家生業	瓦店集鎮一處鋪	共四百七十戶有	二十四居民	大村五小村	瓦店保	城五十里	營係新野通衛距	並無著名器物包	宗居民多操農業	生業以糧食為大	一處鋪戶十三家	七戶有包營集鎮	居民共六百二十
椿榆	燥穀宜蜀棟木宜	土色黃挾沙性微	中地六十七頃有奇	五穀諸木	奇土色黃性潤宜	上地三百一十頃有				榆	宜蜀棟豆木宜椿	黃挾沙性微燥穀	八十畝有奇土色	中地一百七十三頃	宜五穀諸木
冬青	地無	榧香	西北山有榧香	榧香	榧香	榧香	榧香	榧香	榧香	榧香	榧香	榧香	榧香	榧香	榧香
筆	行銷陝西甘肅皆	兔毫熏鼠毫二種	羊毛氈	不敷境內用	工藝亦劣	膠	羊油	牛油	可為燭	牛角	製零物不佳	牛骨	製之可糞水田		